

## 摩天輪

「欸阿姨」

「欸欸欸阿姨」

「阿姨下來嘍」

服務小姐早已把門勾開，她恍了神，聽了兩三聲叫喚才晃悠悠的從覽箱出來，跨出箱門才想到抹布忘記帶，急忙回身拿起放在椅上的清潔用品。

「阿姨你今天怎麼了」小姐身穿漂亮套裝，嫩黃色的，象徵遊樂園的活力，而且各各笑臉「阿姨你今天累了嗎」年輕小姐擺出可愛 pose「精力充沛」這時段人不多「保力達～蠻牛～」小姐大聲喊道。

她靦腆的笑了笑，並意識到自己的臉上略略潮熱，明明是不太熱的早上時段卻流了滿身汗。她回到休息區換洗抹布，清空垃圾袋子的時候看到了剛剛從摩天輪覽箱清出來的東西，皮膚又再次的泛紅起來，一波一浪的。

她常常也在休息的時候想現在這樣的日子算是什麼。年輕時也想也做過些不一樣的事。譬如說，年方二五的時候在速食店當服務員——那時候的速食還是新鮮的洋玩意兒，一個漢堡極貴——亮敞敞的玻璃落地窗外行人遊走，陽光漫在靠近窗子的實心木頭桌子上，一個年輕的男孩子手枕著書趴著，黑烏油亮的頭髮在光下泛出淡淡咖啡黃。那時的她端著一杯透亮的檸檬紅茶，冰鎮過的，玻璃杯子在空氣中結下了水珠，放在男孩的桌上，男孩抬起頭，對著她微笑，彷彿過於甜軟的愛情小說。

年少的時候總以為這些事情是恆久的。男孩才十八，學土木的，每星期花大半零用錢點個漢堡買杯飲料，就坐在陽光燦爛的位置上。通常帶著好幾本她看不懂的、大本大本的圖繪資料。後來沒念大學就去當裝潢師傅，兩年後她與他結了婚，差了六歲女大男小的婚姻到底也沒遭受太大反對，主要原因在她叛逆期對身為國小校長的父親大吵一架堅持不入教職後父就對她的人生不再多言。

所以呢，到頭來人生的後半段在清理小孩留下的渣滓。當然不是她的，今年五十出頭膝下仍無所出，男孩後來長成了男人再後來成了老男人，在她結婚二十周年紀念日後的一個月買了驗孕棒，看了一成不變的一條線後宣布從此不再嘗試。她也並不空虛寂寞覺得冷，五十歲時更年期到，賀爾蒙不調，夏夜裡不知汗濕多少件被褥，穿著洗到只剩薄薄一層的灰褐色無袖睡衣配上潮熱發紅的皮膚，她覺得自己像隻河馬，濕漉漉的。

性慾大幅下降，偶爾失眠，心情煩躁。看到那些小孩們在兒童樂園裡留下的各種垃圾，也不再有來生一個吧的悸動。男人們五十知天命那更年期的女人們五十應該知道些什麼。到底也只是煩煩躁躁磕磕碰碰，把日子一天一天慢慢的磨消殆盡。

但是今天，她看見了這件垃圾。平常的她不會如此自我節制，她早就會大肆宣揚笑著說現在的小孩喔了然喔世風日下喔，她會跟阿嫻姊說注意好你家小孩喔，跟阿凝說女兒要保護好不是剛大學嗎不要隨便被拐走喔。但是她今天就只是雙臉潮紅。坐在休息區，一口一口的吞下涼冷的水，慢慢的呼吸吐氣呼吸吐氣。

※

小時候家小康，父親小學校長退休一個月也領不少錢，上面幾個哥哥姐姐都是公家單位，就她最不受寵，吵了架後也少往來，但父死後一間公寓二樓竟也留給她，她不懂，後來自己年紀漸長細細爬梳大概是體諒她無子的緣故。

娘家那裏倒還好，夫家姐姐在她跨入三十但肚子一無動靜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提醒她同齡的誰誰誰又生了一個喔，有小孩比較穩當喔阿肚子是怎麼了。她也曾經一日三餐配中藥調理身體暖經補血，也看西醫內外兼修。沒有就是沒有。送子觀音註生娘娘跟前搏筊永遠無筊，最後她氣急敗壞隨手拿了一支籤筒的籤，一副風平浪靜的說聲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後來就被要求去工作，三十出頭的女人又沒做過什麼誰肯要她，還是當遊樂園清潔工小主管的鄰居聽說了問她要不要來掃看看，她答應了，一去就是以後。

也是剛好，她有很靈的鼻子，可以清楚的知道摩天輪一方一方小小的箱籠裡哪裡有嘴角落下的零食髒漬，哪裡有一小滴可樂灑濺的痕跡，做事也謹謹慎慎，做了二十年沒被炒魷魚也沒有升官(清潔工似乎也沒什麼升官，她想)，每日就是穿著一件藍色或淺灰色的運動長褲，披著綠色的清潔背心，破舊球鞋。更年期後她還多帶了一條格紋汗巾。

她從沒去過別間遊樂園，畢竟那種地方應該是孩子(大概二十歲)與更年輕的孩子(十歲到十五歲之間)及他們家長應該去的地方。她也不清楚其他間遊樂園的清潔方式(據說有一些是每日開園與休園才打掃?)甚至連自家遊樂園其他設施的清潔狀況也不太了然，除了她自己的摩天輪與阿嫻姊的旋轉咖啡杯。

阿嫻姊也真是忙。兩個孩子拉拉拔拔長大。當年找她多次掉班到咖啡杯去只因其

中哪個又腸胃炎誰又發燒。她常常笑著唉叻摳聯喔每天屎尿屁喔。她也曾經坦然與豁達地跟阿嫻阿凝阿雪講不是她生不出來啦而是她不想生。彷彿這樣說也可以維持一點點尊嚴。

後來也沒辦法太笑容滿面講出這些事了。阿嫻姊參加學校志工每日早上上班前去當導護媽媽，排休時與學校志工登山社去了哪裡哪裡，手機相簿一打開都是她與孩子的笑臉。她偶爾也羨慕也忌妒，但想想這一切也與她無關。

每日依舊八點上班。前一日通常打掃得乾淨無須多處理，只需稍加檢視。遊客進來後就要記下使用過的覽箱，在轉下一圈後進入清掃。不用太頻繁，客人多的時候也得等轉個三四圈才有空閒服務小姐讓她上去用消毒藥水擦過椅子，撿起遊客在欣賞美景時開零食太空包撕下的三角形垃圾。旋轉一圈要十七分鐘，很長時間沒什麼要打掃的她就一個人坐在乾淨明亮的箱籠裡，任由巨大的機械帶她到最高點，郊區的遊樂園看的見城裡的風光，大樓華廈，小車在其中快速穿梭，陽光就很好的靜靜撒下。

「阿姨出來嘍」小姐拉開箱門。

隔壁鄰居的兒子也叫她阿姨，她剛出去工作時才不到十歲的孩子，現在也快三十了。鄰居搬出去住了一陣，房子就空在那裡，一個半月前癌症過世她們幾個清潔員也聯合包了個大白包，也算是感謝這些年的照顧。

他兒子一個月前孑然一身的也回來了，搬回隔壁二樓，他們倆家的陽台相對，有一扇她家的廚房透氣窗也與他家互相照看。不過鄰居的兒子(她後來想想這樣稱呼不太對，還是叫鄰居就好)是不煮飯的，晚飯時間在暮色下也就是她家的抽油煙機撲撲的對著那扇不常打開的窗。

「嗨阿姨」鄰居隔著鐵窗曬衣服。上半身穿著淺綠色、寬鬆但合身的棉T。伸長手臂把衣服掛在曬衣桿的時候露出一截光裸的手臂，有淺淺的肌肉線條。

「嘿，」她靦靦的答道，直覺想說些什麼但什麼都說不出口，低頭把襪子內褲汗巾那些零碎小物夾在圓形架子的曬衣夾裡，緩緩地撥著讓曬衣架像摩天輪一樣轉動。一低頭才發現自己穿著那身河馬裝。急忙抬頭，鄰居卻早已關上紗門關上燈離開陽台了。

※

通風口容易堵髒污，要細心擦拭。座椅上常有飲料流出的髒漬，箱門手把會有手汗，如果不常清理會遺留大患。這些角落都是她一個個小心留意。她動動鼻子，發現這廂裡有別的東西，俯身椅子下掏出黏著濕濡的口香糖。

口香糖。那天在買菜回家的路上也看到口香糖。兩個年輕的大男孩騎著腳踏車一臉陽光，騎到她面前才知道是阿兜仔。說話異常地字正腔圓。他們說他們是摩什麼教，要信教要去什麼教堂，她聽了半天沒聽懂，只定靜的看著陽光照在男孩們側邊的笑臉上。後來他們要走的時候回頭看見其中一個的腳踏車車輪上黏著一塊口香糖。她很想喊他們，欸少年欸輪胎上有口香糖。欸少年欸留下來再說兩句話。她當然沒有說出口，只是看著他們穿著白色襯衫的背影，微微汗濕的，消失在街角。

鄰居也會穿西裝。不過不常。她不清楚他的工作是什麼。每次他與她錯肩倒垃圾的時候她都想開口。尤其他西裝筆挺地站在樓下等著垃圾車的時候，眉目間天清宇闊，比她男人還高一個頭，她稍稍仰望就能看見他跳動的凸起的喉結和夏日裡脖子上的汗水。未婚，沒有帶過女朋友回家，這是她從鑰匙聲與腳步聲判定的。所以他的垃圾袋子裡無非一些衛生紙啊紙餐盒什麼的。沒有女人家的衛生棉或過長的人類毛髮。

飄落在地上或椅子上的毛髮一定要撿起來。主管對這件事很嚴格。這個車廂大概剛剛都是女生，夭壽。她彎腰一根根撿起來，有紅的紫的綠的金的，她心中暗唸，掉這麼多頭髮是怎樣？阿雪都勸她不要那麼認真，這樣換班的時候會顯得她不勤快。「啊我就是想弄乾淨弄乾淨啦」她憨憨的笑道。

每天都是一樣的開始，她起床，男人或她誰比較早起床誰就會先去買早餐。大部分是她，因為男人的工作時間奇怪，常常睡晚，她就一杯豆漿看當日特價蛋餅還是三明治一份擺在桌上。上班。穿上清潔背心，走入箱籠裡，這裡擦擦那裡擦擦。華麗繁複的機械送她環繞一圈。出來。再進入另一個箱籠，開啟另一個循環。

幾年前她還有性的時候男人曾帶她去過夜市。那個夜市佔地甚廣。賣吃的倒不多賣小飾小物的卻一堆。她和他走到了某個賣小倉鼠的攤位前，那時候還對這種生物說得出好可愛三個字，看著牠們小小的被豢養在透明的艙籠裡，不斷在淺藍色的滾輪中賣力跑著。小小的短腿動的老快。她曾經也一轉念想著這些不斷移動的小東西們終究也不能到哪裡。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她還沒細想，就被一座摩天輪吸引目光。

那裡有小巧的旋轉木馬，簡陋的碰碰車，吊籠式的摩天輪。無數的小孩笑著鬧著。那日男人興致特好，兩個人謊報體重上了超小型的摩天輪，轉上去也看不多遠，

只看得清夜市的輪廓。男人在上面摟著她的腰笑說這麼多年都沒有一起搭過摩天輪，她滿腦子都是這個箱籠的清潔標準不合格，那裡有吃過不知道什麼的竹籤，有滷味滴下的汁液，有好幾根飄落散逸的頭髮。她動動鼻子覺得充斥著不舒服的汗味。她不確定是不是男人身傳出來的。

當天晚上從夜市回來，兩人床上翻雲覆雨，男人不斷興奮歡叫，她換了幾個不同的姿勢，腦子不斷想那時真該把那籠倉鼠帶回來，讓牠們在家裡的透明的箱籠裡滾著跑著。後來男人先去洗澡，她還擺著某個特定的體位，男人的姐姐說的，這樣比較容易受孕。她還在想著一窩的倉鼠寶寶。

當然在新的一天開始的時候，她喝了豆漿吃了飯糰，忘了倉鼠以及滾輪，前去樂園，披上清潔背心，進入箱籠，開始進入打掃的循環。中午可以休息半小時，她吃著從家裡帶來的便當(唉，遊樂園裡面的東西真正貴，阿嫻姊說)，便當裡都是前天夜裡吃的晚餐，再蒸過，菜飯都是糊糊的。

有些時候樂園裡特別多人，小學中學生畢業旅行校外教學海嘯一般的漫延而過，或者是連假期間樂園打折身分證字號裡有什麼數字就折扣時大媽攜幼獸傾城而出。整座樂園左顧右盼都是人。她第一次看到的時候也是嚇了一跳，才知道人滿到為患是什麼意思。阿雪拍拍她的肩膀，把沒有牌的玻璃噴劑拿在胸前像是執劍，喊聲：「衝！」

但實際上也沒什麼好衝的，排隊人多服務小姐根本不會頻繁讓清潔人員進去，疏運遊客都來不及了。所以反而在人多的時候，摩天輪這個項目的清掃算是清閒的。除了久久被排入一個籠子裡，看到透明的玻璃窗上頭印滿各式大小的指紋，還有遺落的頭髮，小小孩踩在椅子上的鞋印，才會內心暗暗叫罵。

不過大多數的時間沒有那麼戲劇化，這間遊樂園的規模不算大，平常人不多也不少，她可以游刃有餘的不斷進入打掃。好幾次真的因為沒什麼好清潔的她也只噴了噴芳香劑，就坐在椅子上，看著前後箱籠的人們，前面那組女孩的頭髮是亮麗金色的一定剛染，她想到她家附近開的髮廊，染髮夭壽貴她都自己去賣場買染髮劑，自己染上黑色，她偶爾也想換個顏色但在貨架前總不知道要選什麼。最後都是黑色。她回頭，後面車廂的小孩真正吵，從他們箱的通氣口在傳到她箱的通氣口再傳到她的耳中她都覺得大聲。她又望向前面，男女已經抱在一起舌頭交纏，二十年前的她或許會覺得害羞不過她早已過了那個年紀，一下去就急著告訴阿嫻阿雪阿凝。

「今罵欸囡仔喔」她哈哈笑著。手比著比她早下艙漸漸走遠的他們。

「要是我有囡仔絕對不像他們這欸」她還笑著。

到底她和他都不是優生學裡的優良品種(是不是這樣才生不出來呢?)她一五零公分出頭，男人也才一六零，一口黃板牙(她不知道這跟遺傳有沒有關係)，四十幾歲就一個碩大渾圓的鮭魚肚子，她偶爾懷念起那時候速食店裡陽光照在男孩身上的模樣，格紋襯衫，現在早已不是那個樣子。工作緣故四季短袖，一件長褲七零八落還染上各種油漬斑塊。她很驚訝這些年她的嗅覺竟還鎮定如常，沒有被漸進的氣味給無形堆殺。

不過最近氣味在消滅，男人間歇性的生病，沒辦法出門工作。對經濟上沒太大危害，房子是自己的。老夫妻倆也不需要繳房租貸款，過的依舊平平常常。

早上醒來，早餐，樂園，打掃。晚上回家，煮飯，清理家，倒垃圾。

男人少出去工作後接去了一部份的家務工作，但她堅持她來倒垃圾與曬衣服。她說這兩個工作比較累。她直覺她這麼做是在體恤男人沒錯。垃圾車晚上七點準時抵達，她會略早下樓，幾天前看到鄰居與阿美姨多說了兩句話，她也湊上去聽，大概是鄰居稱讚阿美姨新燙的褐色波浪捲髮很時尚。那天鄰居穿的是白棉T牛仔短褲涼鞋，但夏夜裡還是熱，汗水從他的兩道濃眉旁滑落，沒有滑進他有神且滾圓濃黑的眼睛，直直落在地上。她沒聞見垃圾車傳來的惡臭，倒是一樓的人家種了夜來香，在夏夜裡格外清新。

她上樓回家準備曬衣前，換上一件新買的紫色上衣，上面有鑲假水鑽貼成的葉子圖案，在跨入陽台時還撥了撥頭髮。她慢慢的夾衣服，慢慢地掛上曬衣竿。但這天沒有，這天他沒有洗衣服。她離開陽台前還回頭張望一眼。

※

今天的她心不在焉。她直覺一定是箱籠裡剛剛發生的事的緣故。一波一波的血液浪潮湧上她的臉頰，又紅了。熱得難受。

她走進洗手間潑濕自己的臉，撥撥自己的頭髮，阿凝也說她這樣好看，從單調的直馬尾變成波浪捲，那時候阿凝說的時她也紅了臉頰，那天早上還畫上了淺淺的紫色眼影，在鏡子前猶豫良久，打開從量販店新買的眼影盒子，最後決定畫上紫色。今天則是亮銀色。

以前鄰居媽媽也愛用亮銀色，還有其他亮麗飽滿的顏色。她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家也亮麗飽滿的緣故。只有一個小孩，生活還過得去，感覺就是去過其他樂園的樣

子。搬走以後她就不知道他們家的其他狀況，直到鄰居搬回來。她三番五次想要問鄰居後來過得好嗎現在有女朋友嗎在做什麼工作呢有沒有喜歡吃的菜啊。不過就是問不出口。

「阿姨好」

她到陽台到的有點匆忙，以致男人看了她一眼。她這次穿著亮粉紅的棉質衣服上面畫著一隻天堂鳥，攤販說這是最新款式。她跟鄰居點個頭不在意似的。慢慢晾起那些瑣碎的物件。

在摩天輪上看底下也會像是瑣碎的物品，陽光晴好的時候，比如說今天，她略略退了潮紅，回到崗位。今天人不太多，她隨意坐上了一個箱籠，緩慢的吊臂帶著她向更高更陽光的地方過去，曬衣服似的，她張開眼睛看看四周，前後籠都沒有人，遠處低地小小的車輛與建築物玻璃的反光，小小的，卻異常刺眼。

她也知道那些孩子與更年輕的孩子們進了摩天輪的座艙轉一圈會影響什麼，鐵定不是登泰山而小天下或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悸動，能有的大概也只是哇好美喔僅此而已。數十年來她坐在上面早已沒有任何更多的驚奇，看看底下無非想想自己，對她來說轉一圈就是一生。

過了地面。服務小姐恍神，沒有開門。她也恍神，沒有叫她開門。就恍恍惚惚的十七分鐘，再繞一圈。

※

男人在她生活早已淡出了角色。尤其在男人病了以後。他幾乎不開車了。車就一直停在門前沒有畫設停車格的地方。她好幾次想要移個位子，卻苦於自己不會開車，每次鄰居不方便的進出她都覺得羞赧，不知道該怎麼辦。

以前還會出遊的時候也是這輛車。現在看起來十分舊了。幾乎無法想像它也曾經可以翻山越嶺，它的後座也足以讓嬌小的夫妻倆的雙手撫摸著身體的那些攀起與陷落，那些白皙軟嫩的肌膚與胸脯，那些歡愉而炙熱的情慾……。

不過早就沒有了，數年來習於無性的生活。更年期後下陰乾燥，連內褲磨擦有時都會不舒服，更不用想男人粗烈長繭手指的觸碰或其他更深入的情事。不過今天她在箱籠裡檢到了一個保險套，洞口打結，裡面還垂墜著乳白色的汁液。

她從沒避過孕，但大致上知道這是做什麼的。她沒想到第一次看到這個小玩意兒

竟是在摩天輪上。十七分鐘，去頭去尾會有服務人員看到的兩分鐘共有十五分鐘供他們歡愉。她想著情侶兩個坐在椅子上擺弄的各種姿態，女生年紀比較大技巧比較純熟，男孩還是青澀的、害羞的模樣，在摩天輪裡不能劇烈的晃動，又要小心被其他前後箱籠的人看到。情慾如此壓抑不安，卻又如此熱烈張狂。她想得都羞了。

她遲遲沒有清空垃圾袋子，一探身還可以看到保險套裡散射出來的乳白光芒，青春洋溢的。她想到今天早上巷尾火災，她急忙隔著陽台叫喚鄰居，不是去救火，而是幫她男人的車子挪動。

鄰居馬上下樓，穿著白色的襯衫，下襬還沒紮入西裝褲裡。打了一條深紫色的領帶。她想起她有好多話想對他說，但她也只是楞楞的，他叫她，她伸手把鑰匙給他，想著他的手好厚實，卻又細緻，和她男人不一樣。

她坐在副駕駛座，指點他左彎右拐，到停車場。停下。

「我都不知道這裡有停車場」他笑說。

她好想跟他說你還不知道這裡有什麼我可以帶你去啊我知道你才剛回來這裡小時候的記憶都不記得了吧，我還可以告訴你你小時候的故事，還有啊我跟我老公那時候也是女大男小我不介意女大男小……。

救火車從他們後方轟轟而過，去救一場不在意料之中的火。她就和他坐在這裡。夏天裡的早晨太陽也會整人，從車窗大面積的刺艷進來。她直覺這一刻有些什麼，一定有什麼，否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坐在車上。她把座椅後傾，彷彿要小睡片刻，他馬上表示他需要離開，要去工作。

「阿姨掰掰」他拉開安全帶「如果需要移車回來再跟我說喔」關門前這麼說。

她忘記問他他的工作是什麼，她也沒有來得及幫他用她的汗巾擦汗。她知道他得走這不怪他，因為他一向在七點二十分離開家門她很清楚。

今天的陽光很好，越到下午越是燥熱。她坐在摩天輪裡，看著遙遠的車子交互移動，這裡面是否有那個人的車子呢？她不知道。她的汗水涔涔的流淌在衣服上，下滲到內褲底，她感覺到完整的濕潤包裹著她。

今天早上移車以前，她把車上長時間放置的清新劑拿走了，讓車子重回可以凝滯氣味的所在。男孩汗濕的襯衫貼在駕駛座上會是什麼氣味呢。她不由得說有點好



奇，她幾乎等不及要回家，回車上，回到某一段特定的，兩情繾綣的時光。

但這一切都是快不得的，摩天輪還是要十七分鐘，不論坐在上面的人是如何心焦難耐，如何按不下心中升起的炙熱愛火。更年期前後都不曾引起這樣的慾望。她突然羨慕且忌妒那對在摩天輪上做愛的無名男女，如此直接而不矯飾的青春火力。就像今天的陽光，汁液一般地滲入箱籠，滲入駕駛座，滲入她的每一個毛孔。一切都在燦爛發光。摩天輪還是帶著她轉了一趟又一趟。